

高棉和談經緯與展望

羅石圃

談而不和，是各國共黨在作戰過程中的一貫策略，但在高棉，則是有意謀和而無從談判。施亞努要求與華府和談，由于金邊與華府認為他不足以代表高共而被拒；至其訪問高共區表示已得到各派的擁戴後，他又堅拒與美方和談。究竟他是自高身價或另有苦衷？還是北平河內決定乘美國停炸，企圖席捲高棉，根本否定了和談停火？其實高棉早就在進行和談，祇是分別與各派秘密接觸。要窺測今後的和談，須先瞭解一年多來個別談判的經過與背景及其成就。

一 高棉第三勢力的國際背景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北平前夕，施亞努由北平飛往河內，由其表示將長留北越，已可窺見他對中共的失望，認為美毛和好，他回國復位的願望將被犧牲。由于這位落魄親王是中共在高棉的一枚棋子，雖然在當時不能不移開他以免擋住了馬脚，但失去了他則會使周恩來在高棉的棋局中滿盤皆輸。

當周恩來送走了美國貴賓以後，因為有幾天未曾露面，乃被記者們忖測有赴河內的秘密行程，一以向河內領導階層說明美毛會談內容；一以敦促施亞努返回大陸^①。這從施亞努的回程先抵上海，在機場所受到羣衆歡迎場面的偉大，以及當晚由張春橋筵開數十席爲他洗塵，均顯示他因此一行頓然身价十倍，贏得了毛共的刮目相看。何以致此？在他返回北平後，周恩來在慶祝他的流亡政府成立兩週年紀念酒會上一席談話中即可窺知。

周在致詞中一面聲明北平堅決支援「柬埔寨民族解放陣線」抗美戰爭到底，使施亞努的「王國團結政府」回國重掌政權，一面痛責某一大國在高棉另搞第三勢力的企圖，實屬大逆不道，必將予以澈底粉碎^②。美國支援的金邊政府與受北平河內共同卵翼的所謂民族解放陣線，既爲對時的雙方；則他所指的搞第三勢力者必爲蘇俄，企圖將施亞努旗下的叛軍分化，俾與金邊邊行和談。

由當時河內對北平邀請尼克森訪問的忿慨，以及蘇俄乘機對河內的籠絡支援，形成雙方的蜜月時代。如認爲當時北越可以接受讓寮高共和談停火，

以其據地作爲越南戰場的補給後方，俾便發動對越南的總攻，藉以撇開中共，不會沒有此可能。施亞努在北平失意之餘，惟恐被周恩來所出賣，願意經由河內而轉向蘇俄，亦屬野心政客之常情。這對中共，則是使它在高棉的工作全部落空，亦表示對北越的影響力同時動搖。所以施亞努返回大陸值得擴大歡迎，不僅是慶祝浪子回頭，且爲北越仍跟隨它對高棉的戰爭路線而欣幸。

二 五方雜集的叛軍陣營

中共爭回了施亞努，並不等于粉碎了蘇俄在高棉建立第三勢力的企圖。在此同時，龍諾總統的介弟龍農，以治病的名義逃赴莫斯科就醫，在勾留一段時間後，再轉赴巴黎，與高棉留居法國的各派人士廣泛接觸——包括反政府者在內，據透露乃爲進行與叛軍和談。至返回金邊，迅即密派要員進入敵後，與高共各派展開和談。由金邊一度積極準備迎接投誠叛軍駐紮的營房，以及某一時期，確曾零星的叛軍來歸，可見在個別談判中已發生效果^③。

金邊進行和談，何以須從巴黎着手，再在敵後與叛軍各部隊個別談判？要解答這一問題，必須先瞭解叛軍陣營的湊合及其沿革背景。自一九七〇年

「三一八」罷黜施亞努元首職位以來，高棉反政府的武裝有三大派系：

(一) 赤吉蔑 (KHMER RONGE)——土共。

(二) 吉蔑解放軍 (KHMER RUM DOH)——民族解放陣線武裝。

(三) 吉蔑越盟 (KHMER VIETMINH)——亦稱吉蔑隆多^④。

被施亞努當年視為死敵的赤吉蔑，是一九六〇年開始發動武裝叛亂的。其領導人爲一批接受法文教育的馬克斯主義者，其中以教員居多。他們的革命目標，爲反對施亞努的經濟政策與封建獨裁政權。所採取的手段，除在國內從事武裝戰鬥而外，並着重國際聯繫與宣傳而以巴黎爲中心。一九六七年，馬德望省農民因不堪地主壓迫與官吏貪污橫行，經共黨份子煽播而爆發了農民暴動，至施亞努派軍進剿，他們都逃入山區，與當地高共武裝相結合。

一九六八年，在接近寮國邊境山區的數省，爆發了一場少數民族的叛亂。當地土著人民爲了反抗施亞努的移民計劃，紛紛逃入山中進行武裝反抗，破壞移民的村莊與墾地。此次行動雖並非赤吉蔑所製造，但它迅即滲入叛亂武裝而從中煽動擴大，導致暴亂左轉，使它得到了一枝生力軍與基地。接着不滿現狀的教師和學生，以及反施亞努而遭到監視的政界的人士也紛紛出走，分別投向赤吉蔑的山區基地或巴黎，其目標都在推翻諾羅敦王朝的專制獨裁政權，據估計：這一時期的赤吉蔑成員，其武裝部隊，不過三千人左右。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金邊宣佈罷黜施亞努，在羣衆掀起的反施與驅逐北越及越共的怒濤中，使越僑也遭到波及而生命財產都失去了保障，接着越南與美國向高棉進軍，這一連串的行動，都直接間接促成了赤吉蔑的坐大，同時經由北平與河內使它跟其餘兩枝反政府的武裝結成同盟——亦即建立了「民族解放統一陣線」。

「吉蔑解放軍」，是以幾位反龍諾的軍官爲核心，他們在叛變時帶有一些部隊，再收編了一些散兵游勇而佔據地盤，加上龍諾政府成立初期所掀起的反越僑暴亂，使越僑青年紛紛投入這些叛軍旗下以求得生命的保障，並期望由他們的勝利以爭回被沒收的財產。這枝部隊領導的核心軍官，與其說他們是盡忠于施亞努，不如說是效忠于刁朝。刁氏是龍諾前任的參謀總長，至「三一八」政變後始因失官而逃赴巴黎，與施亞努的關係並非友善⑤。

此外有幾位叛變的營長，乃由于身爲王族子弟，至代表王族被視爲龍諾政府擎天一柱的馬達克親王(SISOWATH SIRIK MATAK)一度與龍氏分道揚鑣而失勢期間，他們由于受到龍農左右的懷疑，以致率部叛變而與它們合流。連陸軍第十三旅旅長、出身王族的康磅斯帕(KOMPONG SPEU)將軍，都一度拒回金邊深恐遭到扣押⑥，可見一些叛變的王室子弟軍官都是逼上梁山，並非表示對施亞努效忠。然而爲了求取來自北平經由河內所給予的

軍援，自不能不表示對施的擁戴，以致被目爲施的嫡系武裝。

此外這枝部隊，另有約二千名武裝的占族人，他們大半是私梟與漁民，屬於回教少數民族，以爭取自治爲號召，其中共黨份子可謂寥寥無幾。

由北越一手豢養而成的「吉蔑越盟」，是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後，北越部隊將從高棉裏奪去的十多歲青年組訓而成。至一九七〇年金邊政變後，河內即將此批受過它高度訓練的約三千名吉蔑人送回，作爲叛軍的軍事政治教官。根據投誠的一位吉蔑越盟隊員殷林透露：「赤吉蔑」和「吉蔑解軍」都討厭北越人，他們也不歡喜受過北越訓練的高棉人，彼此關係惡劣，時常發生衝突⑧。

三 從巴黎來的個別和談

從高棉叛軍陣營，我們不難瞭解其三大支柱，在基本上既有共黨與非共黨的分歧，而共黨內部，又有土共及北越嫡系高共的分立。至於赤吉蔑的成員，則有馬德望農民派，與上丁土著民族的各據一方，使其歸于統一領導的知識份子——接受法文教育的高棉馬克斯主義者，更有不少親俄親法份子，且派有代表駐于巴黎。

喬森潘被稱爲赤吉蔑的領袖，胡寧與胡榮，一般都認爲是他的左右手，但在金邊，很多人都不相信他們仍然活在人間，由于此三人都是高棉國會著名的左派議員，與施亞努一向站在敵對立場。至一九六七年，馬德望爆發農民暴動，施亞努曾公開抨擊他們爲幕後策動的共產黨人，從此銷聲匿跡，或認爲他們已逃入赤吉蔑所據的山區，或認爲已被秘密處死。據高棉駐聯合國代表團一位代表金保聲稱：他曾從一份保安文件中，看到他們已被槍決的報告，北平電台也一度廣播，指出他們三人已爲「革命」而犧牲⑨。

至一九七〇年施亞努在北平組織流亡政權，發表喬森潘爲國務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胡寧爲宣傳部長，胡榮爲內政、社會改革及合作部部長。雖經共黨方面發表他們的照片，但相識的人，却對其面目真偽難分。至于河內與赤吉蔑秘密電台所播出他們的演講，而聽在他們親友的耳裡，亦辨認不出是否由于廣播的傳音失真？還是出自他人之口。胡寧和胡榮曾經安排過與其來自金邊的親友在叛軍控制區會晤，但到時候兩人均未出面接談⑩，以致一般人都認爲此三人或都是優孟衣冠，作爲北平與河內領導赤吉蔑的傀儡，其實他們

也未必可以使赤吉蔑的成員都一致歸心。

蘇俄早就透過法國共產黨人對赤吉蔑聯絡支援，至一九七〇年高棉政變以後，它一面與龍諾政府保有外交關係；又一面經由河內補給它的武器彈藥。法國方面支持赤吉蔑的不僅是法共，若干在高棉擁有財產商業利益的工商界人士，爲了施亞努的排外政策，也在暗中給予反施派的支持，巴黎政府亦不限制他們的活動。所以赤吉蔑的軍事活動雖局限在國內，而其政治活動的重心則遠在巴黎。

「吉蔑解放軍」——亦即被目爲施亞努的嫡系部隊民族解放陣線武裝，其中以爭取自治爲號召的占族走私商人，固然有法國商人爲背景，尤其是法國的橡膠園與茶園主人，而叛變的軍官中，也有不少是與前首相宋雙及前參謀總長刁朗關係相當深厚的^⑩。他們兩人都寓居巴黎，且並未參加施亞努的流亡政權。在他們未表明態度以前，這些反金邊政府的軍官，自然祇有率部表示跟隨施亞努，此不僅可以得到來自北平與河內的補給，且可避免遭到兩面夾攻。

至去春龍僂由莫斯科轉赴巴黎與反政府各派接洽和談，雖回國後與叛軍分別進行的談判並未發生顯著效果——祇有少數武裝部隊先後來歸，但整個叛軍陣營——包括赤吉蔑在內，已經由來自莫斯科與巴黎的影響力而發生動搖。由今年一月，已被施亞努納入其民族解放統一陣線而留于巴黎活動的旺沙夫、歐杜、沙里文三人，都已宣佈投歸龍諾政府，其他各派人士的動搖即可想而知。尤其旺沙夫爲該陣線的副主席，並以公開信痛詆施某所稱：「雖然越南停火，高棉仍將繼續戰爭」，是對陷國家民族于萬劫不復的戰禍火上加油^⑪。

今年五月間，六十八歲的宋雙曾由巴黎返回金邊一行，這位曾經歷任國務總理與國家銀行總裁及外長的元老，是願以調人的身份回國與龍諾總統商談。他指出其本人既不是保皇黨，也不是革命黨人，亦不代表美國、法國、河內、北平，而是道地的高棉獨立份子。其任務在使高棉的敵對雙方接觸以縮短彼此間的距離，俾使高棉問題，得到和平解決。所以在他返回巴黎後的奔走，對反龍諾陣營的影響，從巴黎到高棉叛軍控制區，都已發生和戰的爭端^⑫。

馬達克重回到龍諾政府，以及宣佈他恢復軍職，這對因王室子弟身份遭到

懷疑而被迫背叛的軍人，自會發生召喚回歸的作用，何況與他們敵對的龍僂又已掛冠出國，更會促成他們的迷途知返。以十多歲即在河內接受參養近二十年的「吉蔑越盟」成員殺林，尙知民族大義而投回金邊，其他叛軍官兵，面對着北越人的頤指氣使，耳聽到來自金邊與巴黎的呼喚，又安能不企求止戰言和？

四 施亞努在空中樓閣的悲哀

在北平流亡的施亞努政權，一開始，便是由河內經手而與高棉叛軍取得聯繫的，它從北平取得的援助，也必須經此中間人的手才能送達。可是無視于此一傀儡政權的蘇俄，既已在籠絡金邊政府的同時，又一面假手河內軍援赤吉蔑及其他叛軍；接着更經由巴黎促使叛軍各派分別與金邊議和，這便更顯示他的所謂「柬埔寨王國團結政府」，及其「民族解放統一陣線」，都已形成了空中樓閣。

當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尼克森訪問中共之前，施亞努在答覆記者詢問他的手下是否在與金邊談判成立聯合政府時，曾經明白指出：「那些希望與龍諾組織聯合政府的，並非我的同僚——他們不屬於柬埔寨民族解放統一陣線，乃是受法、俄庇護的投機份子，他們是龍諾與我以外的第三勢力。他們既不欲龍諾得勝，也不許施亞努勝利。他們一方面與「美帝」，另一方面與中共分庭抗禮。他們認爲龍諾勝利就是「美帝」的勝利；施亞努勝利，又恐中共在高棉的勢力過份龐大。所以這批法俄聯合份子乃是另一派系，企圖于戰後在高棉成爲第三勢力。」^⑬

接着他又指出：「籌組所謂聯合政府的第三勢力人士都集中在巴黎」：「……雖然「莫斯科和巴黎都沒有公開承認此一高棉第三勢力集團，但我知道它們都在玩弄此項把戲及其一套手法」。談到戰爭結束後其本人的出處，他認爲絕大多數的高棉人都對共產主義格格不入，他們都是保皇黨與佛教徒，即使共產黨在高棉得勢，爲了爭取民衆的合作，便必須由他出任元首才能團結各黨各派。因此他將組成一個獨立、中立、不結盟的新政府」^⑭。

談到他是否準備回到高棉以實際領導解放戰爭時，他以沮喪的語調說明海陸兩路都無法通行，他雖然有意冒險，無奈河內的朋友不願護送^⑮。這表示他在兩年前，已經感到對高棉戰場既不容許其直接插手；而在巴黎的和談

，又被第三者所取代，以致他在和戰兩方面都已懸在空中。因此，施亞努毫不掩飾地表示盼望在尼克森訪問大陸時，能夠與他晤面。他說：

「倘若尼克森總統願意見我，我會高興與他見面的。周恩來「總理」可能會對他說：「閣下如欲解決高棉問題，應該和施亞努談談」。但是，尼克森可能拒絕和我見面，因為他全力支持龍諾，並不承認我是高棉人民的領袖。」^{①⑦}……。

果然不出他所料，當季辛吉為安排尼周會談而先抵北平時，周恩來轉知他說是季辛吉表示尼克森並未允許與他會晤^{①⑧}。這便迫使他不能不帶着十分失望的心情，于北平正忙于接待來自美國的貴賓時盪赴河內。其長留北越的表示，正是意圖跟隨北越的抗美到底戰爭路線，俾在高棉戰場不致踏空。周恩來所以能夠爭取他返回大陸，可能是一面保證中共繼續支持高棉叛軍作戰；一面藉美毛關係接近，仍將促成其流亡政權與美國和談。

至今年二月，季辛吉于訪問河內轉赴北平的行程中，有在香港休憇兩日的安排，適于此時，施亞努抵達廣州，以致記者們猜測兩人將有秘密會晤，但其結果並未實現。據施亞努事後透露：此次行程，原已約定與季氏會晤，不料對方臨時決定取消，理由是認為他不能代表高棉叛軍陣營^{①⑨}，所以他祇有親赴高棉叛軍控制區，以事實來證明叛軍陣營對他的一致擁戴。

五 談判權力轉入赤吉蔑的內幕

施亞努于今年三月由北越安排進入高棉叛軍控制區，這是一次出人意料以外的行動，而金邊方面，在得到此一消息的初期，更表示懷疑。由于「赤吉蔑」與他既早有血海深讎，而其屬下又多已經由莫斯科通過巴黎與金邊政府直接和談，顯然準備撤開北平流亡政權，安能再以實際行動表示擁戴施亞努？河內對此投靠北平的落魄親王，祇在利用他的招牌作為它侵入高棉的掩體，如果讓他在高棉叛軍中擁有實權，便等于是促成中共在高棉的勢力凌駕在它之上，更不會使他對叛軍發生直接關係。

然而事實證明施亞努確已踏上了高棉領土，乃由中共給予大批卡車裝着戰略物資，再由北越派遣部隊護送而進入高境叛軍控制區，由照片、影片、錄音帶都證明他確已與叛軍領袖接觸，並集會談商過戰局問題。很顯然，他返回後在河內、北平所發表的談話，都毫無掩飾地透露此次冒險行程，其目

的在事實反擊華府、金邊認為他沒有資格代表高棉叛軍和談，亦即說明由叛軍各派領袖對他的歡迎，使他具備了充份的和談代表資格。再從北越為他此行的安排護送，亦顯示它與北平一致支持由施亞努出面從事高棉的停火和談。^{②⑩}

一般都不了解在華府遭受國會壓力，不得不宣佈於八月十五日停炸高棉，且在美俄高峯會議中可能得到莫斯科同意，以施亞努為金邊和談對手時，龍諾政府亦不堅持不與他和談，以致決定季辛吉訪平，並不否認將與這位高棉流亡元首會晤。何以他竟自高身價？于一再聲稱堅決拒絕與季氏會晤後，且斷然在對方預定訪問北平之前盪赴平壤以示決絕，這究竟是出于他個人的意氣用事？抑或是北平與河內已針對美國的停炸而改變了初衷——不準備以和談結束戰爭？其實施亞努和毛越都各有不得已的苦衷，並非不願而是目前不能與美國和談停戰。

關於施亞努為何堅拒會晤季辛吉的問題，這從他本人幾度發表的談話中即可求得答案。他於七月五日從遍訪東歐各國抵達北平，翌日出席周恩來的晚宴，在講話中祇說：「高棉人民決不接納美國式的和平——將國家一分為二」，並沒指出沒有和談的餘地。再由他「要求美國全面停炸，與取消金邊政府」^{②①}，亦無異說明在此種情況下即可以與談停火。誠然，假如將高棉一分為二，他便被排在共黨的一方，但他既不喜歡共產黨，共產黨也斷不會給他任何政權。所以他最祈望的是取消龍諾政府而由他替代。

至七月七日，他接見美國「行列雜誌」記者稱聲：「高共原則上並不拒絕與美國和談，但須華府先行停炸及終止對龍諾政府的軍援」。並稱：「如果尼克森和季辛吉想要跟真正的高棉政府談判，他們必須以喬森潘為對手」^{②②}。這無異說明他本人實際上在叛軍陣營中沒有代表資格，其流亡在北平的，亦並非真正的高棉叛軍政府。

喬森潘于施亞努發表上述談話後的第四天——七月十三日，呼籲金邊軍民奮起推翻龍諾政府，表示叛軍決定以武力奪取金邊。當此項有胡寧胡榮聯名的呼籲由北平電台播出的當日，施亞努亦宣佈他定于八月初旬轉赴北韓作為期三週的訪問，以避免季辛吉訪平時要求與他會談^{②③}。這已看出他一再聲明不與季氏會晤乃言不由衷，其訪問北韓，更是身不由己。再從他于七月十七日單獨接見法新社記者的一席談話中，更可證實他而今已不能晤會季辛吉

的苦衷。

這篇談話中透露他于五月廿九至六月三日訪問毛利塔尼亞時，曾經由毛國總統向華府尋求和談的途徑。此一最後建議的基本要求，爲「俟美國停止轟炸，結束它的侵略行動，以及中斷一切對金邊當局的軍事援助後，便立即與美國達成和解」。然而由美國駐毛大使口頭所轉達的華府答覆，仍然是拒絕了他的要求。他說：自此以後，對這些條件所可能達成的協議便操在「紅色高棉」手中，不再由他決定——「我不能再對他們（美國人）說OK」。

⑳這都表示不是他不願與季辛吉會談，乃是「赤吉蔑」不許他會晤季辛吉。

六 誰使施亞努的剩餘價值降低

赤吉蔑對施亞努的態度何以有此突變？當然是由于河內與北平對它的此種態度有所支持，而施亞努在美國的好友曼斯斐爾亦以對他幫助太過也有所促成。因爲赤吉蔑與河內在三月間不惜以表演方式，使施亞努赴高邊一行，由表示各派都對他俯首稱臣，企圖藉此換取華府金邊接納由他出面和談，俾美軍在談判開始即停止轟炸。因爲叛軍所苦的，是有土地而缺少居民，其不惜拋棄家園而流離轉徙的農民，固然是不願受共軍奴役；而家鄉一經淪陷，美軍的大轟炸立即接踵而來，亦爲促成他們迅速跟隨政府軍撤離的主因。

到和談並未開始，華府既已遭到國會的壓力自動宣佈八月十五日停炸，這便無須由施亞努出面和談以換取，所以曼斯斐爾爲其老友幫忙，不僅沒有提高施亞努的身價，反而使他的份量在高棉叛軍陣營中大大降低。至于這位美國國會多數黨的領袖及參議員麥高文等，一再主張美國須支持施亞努回國重掌政權，並放棄龍諾政府^㉑，亦即依照施某的如意算盤，使華府迫使龍諾及馬達克諸人去職，將其權力交予與他能合作者接替，他即可以左右逢源而穩掌政權。試想這使中共與北越對這位落魄親王的豢養應該是如何失望與寒心？

我們可以瞭然于施亞努通過毛利塔尼亞給予華府的高棉和解計劃，及其與曼斯斐爾私函的內容，必然是要求美方拋棄龍諾政府以支持他回國建立中立政府，雖然此項計劃已遭到了尼克森的斷然拒絕，但從國會一片反對轟炸

高棉及支持施亞努的言論，即不難看出他給予曼斯斐爾的私函已經收效。再由國會迫使尼克森總統在高棉問題上不得不向它低頭，這便更促成北平與河內不敢再讓施亞努與美方接觸。所以他很坦白地自供：自此以後，協議權即操在紅色高棉手中。

促成施亞努在北平河內剩餘價值更低的，是蘇俄對他的態度突然轉變，莫斯科報紙，以往大多不刊載他的消息，或偶然提及，亦多強調其新的政治祖國（中共）對他具有邪惡的影響。但自六月九日以來，莫斯科報章便不斷報導有關「施亞努親王」的活動與聲明，塔斯社與真理報，曾先後轉載了他對阿爾及利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各國記者訪問的談話摘要，且「塔斯社」從布加勒斯特所發出的報導，首次稱他爲高棉國家元首，並由「真理報」採用^㉒。當他于七月五日返抵北平時，蘇俄駐平參事布里斯納夫與東德外交官卡夫曼均在機場歡迎^㉓，這是自一九七〇年他被黜以來，和金邊保有外交關係的蘇俄與東歐國家對他從未有過的殊遇。

再從季辛吉宣佈訪問北平，並透露將與施亞努會晤，正值美俄高峯會議結束之日，顯示高棉和談將以施某爲叛軍方面代表，已經獲得了蘇俄方面的同意。亦即顯示他回到高棉以後重掌政權，不僅聯美，亦將聯俄。此不僅犯了中共的大忌，亦爲北越所不容。從他于七月十二日在北平對法新社記者的談話：「我曾爲我的國家而賣命，在聯合勝利後，我的角色將成爲伊利沙白女王——接受外交官的國書並簽署法案……再數週後，如果我和紅色高棉之間發生任何勢不兩立的事情，我將掛冠退休」。這都不難看出施亞努與赤吉蔑正在展開權力之爭，亦即顯示北平與河內對他的態度有所改變。

然而喬森潘是否確能掌握住叛軍陣營？縱使北越和中共給予他全力支持，亦未必能達到他武裝席捲高棉的目標。這由五月十三日在金邊附近，不得不出動北越正規軍藉坦克支援，以包圍高共六百名部隊，以阻止他們向政府軍投誠即可概見。且此次高共武裝起義行動並非孤立偶發事件，據高棉政府軍伊昌准將指出：此次共軍投誠，係由個別和談所得到的結果，另有一千二百名駐在金邊附近的高共部隊，亦預定由一位將軍率領來歸，但以遭到北越部隊的橫阻，以致未能順利成功，祇有待時乘機而動^㉔。可見喬森潘連赤吉蔑武裝尚不能完全掌握，其他五方雜集的部隊，更無法制止它們與政府個別和談。

七 結論

高棉能否以和談結束戰爭？先須研究敵對雙方有沒有擊敗對方的可能？龍諾政府明知無法驅逐北越共軍，所以不得不要求和談。至華府于宣佈定期停炸後，更表示不堅持不以施亞努為談判對手，以及在北越部隊未撤出前，即可開始和談，可謂已一再讓步；至于在叛軍方面的幕後指使者——中共北越，須看它們在高棉作戰有沒有席捲全境的企圖？龍諾政府的存亡，對其在高棉的勢力利害如何？

我們有理由認為如一旦龍諾政府及其部隊完全被叛軍擊潰，無論高棉執政的是赤吉蔑或施亞努，都不再對北平與河內馬首是瞻，假如是第三勢力掌權，則蘇俄將以金邊為其在東南亞的基地，藉以爭取各國共黨而封鎖大陸以至北越亦不能不對它就範。所以保持龍諾政府讓美國勢力存在，此既可以使高共及施亞努不敢不對它們倚賴以求存，亦可由美國勢力的存在而不致形成蘇俄的獨霸。何況擁有廿萬武裝部隊的金邊政府，縱使撤出金邊，亦可遷地固守。

以和談結束戰爭，在作戰的雙方而外，另有第三方面組成中央聯合地方分治的政府，實為勢所必然。不過停戰以後仍然相互搏鬥，以政治戰配合游擊戰的毛式戰爭，則將無法停息，這又豈是高棉人所能決定的高棉前途？

註①：法新社北平電，一九七二、三、三。註②：毛俄在印支的新爭奪，本刊、十二卷、五期、拙著，本年、二、十日出版。註③：「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二、四、廿二日出版。註④⑤⑥⑦⑧⑨⑩：「東叛軍各派系」，南洋商報載美聯社特稿，一九七三、六、廿二。註⑪：「內憂外患煎熬中的高棉」，一九七三、四、十一；及四、廿，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三、廿五，波士頓環球報；四、十九，及四、廿，紐約時報，分別為：(Daniel Southland, Charlotte Saikowski, Crocker Snow, Jr., And Malcolm W. Browne) 所撰。註⑫：「時艱勢急話高棉」，中國時報，本年、八、十八，齊簡撰。註⑬：法新社巴黎電，本年、元月、卅。註⑭：「高棉和談展望」，中國時報，本年、六、八，何燕生航訊。註⑮⑯⑰⑱：「施亞努答客問」，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二、十一、廿六，Gemma Cruz Aranteta撰。註⑲⑳㉑：華盛頓路透社電，引述施亞努對美國「行列雜誌」記者談

高棉和談經緯與展望

話，本年、七、七。註⑳㉑：「從國際背景看高棉前途」，本刊、十二卷、九期，拙著。註㉒㉓：路透社北平電，本年、七、六。註㉔：法新社巴黎電，本年、七、十五。註㉕：南洋商報，本年、七、十九。註㉖：合衆社華府電，本年、五、十八。註㉗：法新社莫斯科電，本年、七、十一。註㉘：南洋商報載法新社北平電，本年、七、十二。註㉙：星島日報載美聯社金邊電，本年、七、十四。

——上接第78頁——

註㉚：全上。

註㉛：統計數字摘自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日本「朝日新聞」專欄「正式的南北交涉——UNCTAD大會的焦點」、四月十四日香港「大公報」縱橫談「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及五月四日「朝日新聞」載西川洞「第三世界發展的方向」。

註㉜：以上所引蘇聯論點，見一九七二年四月三十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把中國稱為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及一九七三年元月三十日華語廣播談話：「中國自稱發展中國家的用意何在」。惟此等論點，蘇聯在宣傳中不斷反覆申論。

註㉝：同註五。

註㉞：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新華社」聖地牙哥電。

註㉟：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二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蘇聯是發展中國家的可靠支柱」（二者題目相同）。

註㊱：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五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尼克森訪問北京後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註㊲：同年八月卅一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第三世界的「沈痛教訓」。

註㊳：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日文「朝日新聞」晚刊第二面喀拉崙通訊。

註㊴：同年六月廿日「朝日新聞」。

註㊵：同年七月十六日莫斯科華語廣播文章：「北京在近東的活動」。

註㊶：詳請參閱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六日「日本經濟新聞」第六版所載案全文。